

文艺研究
新视野

Wenyi Yanjiu Xinshiye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 文学存在方式

Xiandai Chuanmei Yutingzhang de Wenxue Cunzai Fangshi

单小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艺研究
新视野

Wenyi Yanjiu Xinshiye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

单小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单小曦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04-6681-9

I. 现… II. 单… III. 传播媒介-关系-文学-研究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908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华审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单小曦，1971年4月生于吉林长岭。1995年7月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获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艺学、美学、文艺与传媒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科研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编著作3部、教材2部。

序　　言

2007年10月底，刚刚从山东聊城参加了“马列文论年会”回到成都，就收到单小曦博士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著作《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嘱我为他的书稿写一个序言。近日杂事繁多，但是我依然以浓厚的兴趣，读完了这部书稿。单小曦博士的这部著作所论之问题，非常新颖；所持之论也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梳理细致，颇有说服力。读着书稿，感受到著作本身所具有的新视野、新论点，体会到所贯注着的理论思维的创新力量。这不禁使我想起在聊城会议上的一些话题。这次聊城会议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候，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和文章，缺少对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成果的关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早有时日了，在这次会议上这个问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实在是一件好事。领导人统领全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的推进和发展有重要贡献。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学科面对现实的新的发展，面对具体的学科对象，各个学科的学者也应该做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概括，提出新的问题，贡献出新的成果。而我以为，本书就是作者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对于文学存在方式这样的基础理论问题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文化改革的重要思路是把文化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这是对当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的深刻认识。在当代中国，文化一方面具有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和谐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产业属性，许多文化门类依托传媒按照现代企业方式进行产业化运行。

文化产业在市场的营销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同时又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在中国目前经济格局日趋市场化之时，特别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国外的经贸总额逐年增长，在对外经贸进出口中，由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较早，许多文化产品已经占据了国际市场。我国进口的国外文化产品大大超出我们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认清当今世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市场形势，壮大国内文化产业的实力，一方面要满足中国国内文化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用精制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

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学艺术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的审美特性以及现代社会中在现代科技推动和支持下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存在条件。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心理空间得到了拓展，人性的维度从单纯的理性追求向感性欲求的层面拓展，审美的愉悦快感成为文学艺术作为消费文化而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现代传媒又把艺术文本的审美特质以一种强化的手段加以突出、深化和升华，构成灿烂的景观。没有现代传媒，文学艺术的现代文化特性就无法传递到公众之中。因此，文化传媒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已然成为客观事实。这一实践发展的客观事实向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本体论的一些基本看法。文学的本体存在问题问题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所谓本体论问题，并不仅限于哲学学科，也并不是在任何学科中的本体论解答都必须回到哲学基本问题上去。任何一个学科，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方式，在学科的各个环节上讨论的问题往往都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个关键之点就是什么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如何存在，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这种存在方式使得这个研究对象具有了何种的性质、特征。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特征就是这个学科的本体论问题。我同意作者在书中所持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学艺术的理论也不例外。早在古希腊，西方文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艺术的共同性质是模仿，而不同艺术的具体存在则在于它们在模仿时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靠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模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则用声音来模仿。”“而另一种艺术

则只用语言来摹仿。”^① 文学用语言写作，语言成为文学存在的物质媒介，成为文学存在的首要方式。这个观点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来以后，一直到现代，都是文学理论界的共识。20世纪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指出：“无论是物理的、心理的，还是历史的，三者实际上都必然是文化客体的概念。它们是构成文化客体概念的三个要素。一种文化客体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种物理材料的基质。”^② 文学的物质材料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语言。为此，英美新批评派的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③ 这样，“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④ 我列举以上理论家的见解，主要想说明目前通行的理论观点都是强调文学依凭语言这个物质媒介而存在，都普遍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作家完成了语言文本的写作之后，必须经过传播媒介公之于世，才能成为社会文化语境认可的文学。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所谓文学存在的传媒要素或文学传媒包括四个方面，也是四个层面的四种类型：一、符号媒介，直接由各民族的口语语言、书面语言和文字符号组成，它是直接承载文学信息的符号形式，与文学语义内容一起构成了文学信息。二、载体媒介，它是书面文学语言、文字的承载物，包括石头、泥版、象牙、甲骨、竹简、布帛、兽皮、莎草纸、羊皮纸、植物纤维纸、现代工艺纸、胶片、光盘、电子屏幕等。三、制品媒介，指的是符号媒介与载体媒介的结合物被进一步加工成的产品。包括册页、扇面、手抄本、羊皮卷、字幅、印刷书刊、电子出版物，互联网网页等。四、传播媒体，它是对文学的可能作品进行选择加工以至于集体生产或再生产，然后向读者传播的传媒机构。包括出版印刷、期刊、电影、电视、网络公司等相关部门。这些传媒机构集生产职能与传播职能为一身，从传播学角度说，就是传播媒介。”本书实际上围绕这一见解，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特别是把这

^①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沈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③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④ 同上书，第166页。

种传媒要素看成是文学存在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并对这一新的文学存在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我认为，本书提出的文学存在方式的物质性和媒介性的双重特性，是一种学术新见解，值得学术界重视。

作者能够提出这个研究课题，并且将它研究到一定深度，形诸文字，公开出版，与他具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功底分不开。作者在求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现实实践中的事实出发去发现问题的研究思路，以及面对事实，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学风。这是他本人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又一个极大的进步。读完这部书稿，我不仅为他的这一学术成果而高兴，更为他在研究思路、研究态度上的进步而欣喜。我希望单小曦博士能够始终坚持这种研究思路和态度，在这一问题和其他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中继续有所成就。

冯宪光

2007年10月于成都

目 录

引言 文学存在的事实性与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合法性	(1)
一 文学存在的事实性	(1)
二 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合法性	(6)

第一编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与文学本体论	(13)
一 作为文学本体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	(13)
二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文学本体论的当代选择	(20)
第二章 文学存在方式与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方法论	(27)
一 文学存在方式的内涵及其对传媒要素的依赖	(27)
二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方法论	(33)

第二编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历史踪迹

第三章 西方与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研究	(45)
一 从古希腊到 20 世纪初:“世界—作家—作品”模式	(45)
二 从现象学到接受美学:“作家—作品—读者”模式	(53)
三 艾布拉姆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模式	(61)
四 文学社会学:“世界—作家—作品—中介者—读者”模式	(66)
五 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世界—作家—作品—收件人—读者”模式	(69)

2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

六 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研究	(74)
----------------------	------

第四章 当代中西文论中的文学静态存在方式研究 (79)

一 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活动要素的关系	(80)
二 文学作品的性质	(83)
三 文学作品的文本结构	(87)
四 中国当代文学静态存在方式研究	(91)

第三编 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与现代传媒语境

第五章 现代传媒技术革命与现代传媒时代 (99)

一 现代传媒时代	(99)
二 机械印刷的力量	(102)
三 电子传媒的兴起及其社会后果	(105)
四 网络传播与新的交往模式	(112)

第六章 现代传媒影响下的文学场 (118)

一 关于文学场	(118)
二 古代社会权力场中的传媒与文学	(121)
三 现代机械印刷与自主性文学场	(128)
四 电子传媒与当代文学场的裂变	(140)

第四编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

第七章 文学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 (159)

一 文学活动：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	(159)
二 文学信息的性质与结构	(162)
三 文学信息的历史发生	(170)
四 文学信息的现实生成	(175)
五 文学信息的传播与接受	(179)

第八章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动态存在方式	(187)
一 现实世界与信息世界:世界要素的双重存在	(188)
二 在作家与世界之间:传媒的制造	(192)
三 作品与权力:传媒的建构	(198)
四 从手稿到作品:传媒的选择	(203)
五 集体文学生产:“传媒参与创作”	(208)
六 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的理论模式	(212)
 第九章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静态存在方式	(220)
一 文学信息链上的不同作品形态	(220)
二 作为“传媒文本”的文学作品	(224)
三 传媒研究视域中文学作品的存在结构	(229)
四 文学作品传媒要素的审美价值	(233)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后记	(247)

引言

文学存在的事实性与文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合法性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类型属于文学基础理论。在当下东西方的“前沿”理论视野中，这一研究课题首先遭遇的不是如何研究、研究得怎么样的问题，也许研究对象、理论研究类型本身已经成为了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与此相关的两个颇有影响的理论观点认为，今天文学已经“终结了”，如果文学都不存在了（本来“文学终结”有特殊内涵，不同于“文学消亡”，中国当代文论界很多人却把两者等同起来），还谈什么文学存在方式，进行文学存在方式研究还有意义吗？与此同时，后现代、后哲学文化、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本质主义”的理论思想已无藏身之处，类似于文学存在方式这样的追求“科学性”、“普遍性”、“宏大叙事”的文学基础理论还有合法性吗？看来，不给这两个问题一个明确的说法，似乎还没有取得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资格和前提。

一 文学存在的事实性

中国当代文论界关于“文学终结”的讨论是发生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美国学者 J. 希利斯·米勒 2000 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长篇发言（之后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是关联在一起的。这篇发言中，米勒借助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中主人公的话，抛出了一个令中国文论家颇为吃惊的命题：“在特定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

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这个命题成为了引发“文学终结”问题讨论的导火索。有的学者以文学终结为前提，指出：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文学虽然终结了，但文学性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广泛地蔓延开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应由对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研究转向对更广阔范围的文学性的研究。沿着同样的思路，有的学者主张文艺学要想继续存活下去，就应主动“扩容”和“越界”，把流行歌曲、广告、影视艺术，甚至街头广场、购物中心等泛审美化文本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则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认为文学将与人类同在，与语言同在，永远不会消亡，文艺学也没有必要“扩容”和“越界”。还有些学者不急于做结论性判断，而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一文化“事件”，从黑格尔19世纪20年代提出的“艺术终结论”到20世纪80年代阿瑟·丹托的“艺术二次终结论”，再到当下西方世界艺术与生活界限消失、“人人都是艺术家”口号的盛行等背景出发，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终结论的缘起、对西方“艺术终结论”的误读、理论实质及其原因。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呢？仔细分析米勒的相关言论，无论是他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的确都存在着某种“误解”。^②米勒先以德里达的作品主人公所说的一段话抛出“文学终结”命题，然后围绕这一命题讨论了电子传媒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学存在带来的种种影响，但他并没有明确肯定文学就此“终结”了或“消亡”了。相反，他在结论处却明确肯定了文学是电子传媒时代的“幸存者”，急需我们去研究：“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互联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互联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定米勒是在暗示“文学终结了”，但这里的“文学”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具有某种特定文化内涵的特殊类型的文学，米勒的说法是：“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

^①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金惠敏：《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西欧。”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文学果真即将“终结”了，“终结”的也是有特定范围的即 17 世纪以来以印刷技术为依托，与西方式的民主、民族国家、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学”。“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①换言之，这里的文学终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人类社会中某一时间内、某一地域范围内、具有特定价值取向（如“纯文学”）、依托某种媒介（如印刷纸制媒介）的文学可能终结了，而这些条件之外的文学却依然存在着。在另外一次讨论会上，米勒不仅没有再谈文学终结的问题，而且还为前面所说的即将终结了的“特殊文学”做了辩护，对此，有学者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他（米勒）现在想做辩护的不是图像替代文字的文化研究，而是正在消失的老式印刷书本形式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他相信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而这些新媒体所不能言，所不能为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那么，传统印刷文学里的这些为新媒体不可言、不可为的东西，又是什么？……是所谓的“自由间接话语”，即作家如何以叙事人的反讽式语言，用过去时态的第三人称，将小说人物现时态的内在语言复现出来。这样一种叙述语言，米勒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无从捉摸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究竟是在读叙述人的语言呢，还是在读小说人物的语言。所以，我们读纸质文本，如果是好读者，一定要有种幽默反讽的禀赋，这和玩网络游戏、听流行歌曲和看电影电视不一样。此外，印刷文本的文学，即便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虚构句子，也必然掩藏着一个秘密。文学的秘密永远不会见诸光天化日，总是掩藏在讲述它的故事背后。^②

这样看来，“文学终结”只是一场误会或语言符号层面的能指游戏？也许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以上“文学终结和文学性蔓延”的说法、“文艺学‘扩容’、‘越界’”的说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图像转向”等观点的提出，都有着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时代、消费

^①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② 陆扬：《米勒网络时代的文学观》，《文艺报》2007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

文化、后现代主义等社会现实的来临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学术研究的兴起。一般而言，文化学术研究应立足于社会现实，应从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现实作出回应（直接的和间接的）和予以适当的阐释。但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当代东西方如此复杂而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现象，各种理论命名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与“抢先注册”相比，命名是否恰当，理论所指是否明确却成了次要问题。所谓“文学终结说”这个重拾老黑格尔牙慧的理论言述不过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正是如此，相对准确地揭示与阐明当代东西方社会中的文学实际存在状况，应成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课题，也应是建构符合现实文化语境要求的文论话语的前提和基础。对此，笔者提出了如下看法：“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时代，文学不是‘终结’了或‘消亡’了，而是转型了。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①

在传播媒介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文学成为权力的支配物和象征物。纸制书写文本的出现一方面削弱了少数人对文学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于固定文本为凝结其中的思想、体验、情感提供了久经考量的可能，这就要求文学信息和审美含蕴走向精致、深邃、高雅。因此，大众传媒兴起之前，文学成为知识精英手里精雕细刻的专利产品就不足为怪了。印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但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意识形态的兴起和大学文学学科体制的形成，使文学的大众化仅仅成为局限于相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少数知识者的有限的大众化。可以说，纸制文本、资产阶级的美学意识形态、文学学科建制等合力铸就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经典文学观念。20世纪之后，光电技术、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带动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体迅猛发展使西方社会进入了新传媒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传播媒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包围着人们，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来源，甚至阻隔了人与客观世界的鲜活联系而使人生活在“虚拟环境”里。西方社会却进入了一个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高唱凯歌的时代。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一起作为以文字符号为

^① 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传播手段的艺术形式遭到了以视听图像为传播符号的电子传媒艺术形式的挑战。但与后者通过拒斥大众读者以建构自身的稀缺性谋求发展的策略相反，利用大众传媒这座桥梁迎合大众读者阅读趣味和寻找最广泛的市场，是大众文学的一贯作风和安身立命之关键。大众文学走向了与电子传媒相互合作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流行歌曲、一部分广播剧、艺术电影、一部分电视文学（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小说）、电视剧、电视新闻故事等文学艺术样式就是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与电子媒体艺术合作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网络文学在广大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精英文学，又不同于大众文学的文学活动空间。网络文学的自由性、去中介化、在场性、互动性等传统文学活动所没有的特点，完全有理由要求重新划定文学存在的边界和文学存在的属性。当代社会中统一的文学场不存在了，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却形成了各自的次文学生产地，不仅每个次场内部充满了斗争，它们相互之间也竞争激烈，并未显示出“终结”迹象。

总之，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确实边缘化了，被文学史筛选建构起来的经典作品除了在大学文学课堂上被作为教学范本之外，很少被人们阅读。现实中的所谓“纯文学”创作和批评逐渐被压缩为业内小圈子中的活动。然而，当我们突破这种经典文学观念之后，以一种“面向事实的全体的文学”观念审视现代传媒时代的文学时，不能得出文学终结的结论。当下，有学者呼吁开展中国当代新世纪文学研究，正是鉴于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当代中国文坛包含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文学主流传统的最新演变，并且还在快速扩容，今天的文坛之广阔盛大，如果不包括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写作’，不包括所谓‘80后’、‘青春写作’等我称之为‘新表现写作’的现象，不包括打工者文学的‘在生存中写作’，那就不是一个符合今日文学社会趋势的真实文坛，这种主流写作加若干边缘写作的文坛格局，其盛大性表征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最大变化。”^①用“盛大性”来概括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状况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里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现实存在的描绘与笔者倡导的“面向事实的全体的文学”观念是基本一致的。

以“面向事实的全体的文学”观念为指导，审视当代文学存在状况，首

^① 张未民：《呼吁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报》2007年4月12日第3版。

先看到的是“经典性”文学活动虽然边缘化了，却并没有消失。一定程度上它越来越成了某些具有高雅情结的现代人在肤浅、欲望、功利的后现代社会中，获得超越体验的精神氧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还有精神生命的存在，经典文学就不会消失。当下人们把经典文学当作一个问题来讨论，可视为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其次，在“经典文学”、“纯文学”之外，不能无视大众的、通俗的、流行的文学，还有民间的、底层的、边缘群体的文学的存在。比如，上面提到的打工文学、青春写作，还包括冲破传统文学成规，从尘封的历史中陆续挖掘出来而为今天重新接受的边缘性文学文本。这些文学，以经典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也许并不高雅、深刻和精致，一定程度上它们可能是一些“不入流的文学”。但如果转变精英文学观念，它们不仅仍是一种文学，而且是自有其内在深刻性的文学。它们同样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学事实。把今天纷繁复杂的文学种类、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都纳入我们的观察视野就是上面所说的“面向事实的全体的文学”的语义内涵。

二 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合法性

今天，还不能否定文学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事实存在。那么，文学研究也就有理由存在下去了。在确立本书研究意义的路途中，我们穿过了第一道门槛。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横在了眼前：在后现代、后哲学文化、后理论话语背景下，文学研究应该走向“小叙事”的文学批评，以“本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理论研究还有合法性吗？退一步说，作为“揭示文学基本规律”的文学理论仍可能、可以存在，但像关于“文学存在方式”这样的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否还有必要呢？在后现代性理论视野中，这可是时常与“本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从最根本上的意义上讲，包括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内的所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合法性，来自于人类思想意识趋向普遍一般和根本终极的特性。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性”的类存在物，正是有意识性使人的活动成为了社会实践；反过来，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又进一步强化着人的有意识性。从前者角度着眼，有意识性带来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双重特征：即社会实践活动既有现实性、有限性和历史性，又有理想性、无限性和超越性的一面；从后者角度着眼，具有双重特征的社会实践活动既使人的思想意识观照现实、有限、历史，又使人的思想意识走向理想、无限、超越，